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都是幻

第十一回 寫真幻 人替死寒儒享安樂

人生莫為風流誤。樂事無多，回首如何？殺機就在枕衾窩。那知一技來千福，畫譜吟哦，筆底研磨，前途處處有春和。 — 一右調《丑奴兒令》

且說燕如鸞同妻鳳氏，有一女，名喚喃喃，與飛飛乃是同堂姊妹。喃喃七歲之時，許與花舉人之子，花上林為婚。花舉人選了知縣，不料到任之後，三年未滿，就全家患疫而亡，竟沒有消息了。燕如鸞與鳳氏，還道女婿流落他鄉，日日望女婿回來。故此飛飛托夢，叫池苑花竟認了花上林。那燕如鸞在大廳上，與官員講話。老管家候了半日，因話個不了，只得將池苑花名帖，向前一照。只見上寫著：

小婿花上林頓首百拜

燕如鸞看了，覺吃一驚。就附了老管家的耳朵說了兩聲，老管家進內，對鳳氏說了。鳳氏萬千歡喜，忙叫兒子燕紋波出來迎接。因外廳有客，竟迎進內堂。鳳氏笑堆滿面，出來相見。

那池苑花，如今冒了燕如鸞的女婿，以後稱花上林了。那花上林道：「請岳母上坐，容小婿下拜。一面說，一面拜將下去。

燕紋波忙來扶起，二人也作了揖。只見燕如鸞已送客完事，進來與女婿相見。見女婿一貌堂堂，美如冠玉，不勝歡喜。更喜殺了裡面的喃喃。當晚整筵待婿。酒間，燕如鸞問道：「賢婿向在何方？作何勾當？」花上林道：「在河南讀書。」燕如鸞道：「既然讀書，那詩詞歌賦，都可也曉得些麼？」花上林道：

「詩詞歌賦略曉，生平尤喜製曲。」燕如鸞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今日喜相逢，乞賢婿請教兩套何如？」隨即叫家人磨濃了墨，送過紙筆，花上林即低首作思，寫出《皂羅袍》兩套：

曾問春來消息。這寒風冷月，將他阻隔。梅花開來，看枝頭，何時送到江南色？燕兒別也，欲留無計。

雁兒來也，有愁如織。這去來無定，牽人憶。

降下一天喜憶。看上林點綴，十分春色。化工無意，把春俊，綠到名園花自植。關不住也，香梅紅杏。

原有主也，蜂消蝶息。看今朝花燕，偕相值。

寫完送過，與燕如鸞看了。稱賞道：「妙極妙極，觀賢婿第一套，將花與燕兩家相望之情，又將南地與燕京兩地相懸之境，羅織成章。第二套把自家名姓，串插於中，把兩姓姻緣寓意於內，到關不住也這一段，雙關巧合，而又雙套聯絡成文。

絕無痕跡，幾於出神入化。賢婿有如此高才，取功名如拾芥矣。」

花上林道：「小婿素心不在功名，甚喜岳父之業。在河南時，已曾到畫師處學習久矣，明日還要求岳父大人指教。」燕如鸞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明日請教。」當夜酒完，送花上林到後花園樓上安寢。花上林已解衣上牀，燈還未滅，忽聞香風滿室，只見飛飛已到牀前。揭起羅帳，坐在牀邊。花上林驚喜道：「今晚美人竟親身來此，還是夢也？醒也？」飛飛笑口盈盈道：

「郎君如今已是妹夫了，我為長姨，本當自重。但妾與郎君，當有宿緣。前在郎君樓上，非不知郎君寂寞，欲共枕衾。奈姊妹香魂都在樓中，所以羞慚不可。此地寂靜幽間，正妾與郎君交歡之所也。既成夫婦，郎君之畫意，妾當竭力引之。」隨即解衣就寢，吹滅了燈。飛飛五鼓起來，穿衣囑別道：「暫時別去，今晚再來。」上林道：「今晚挑燈恭候，乞美人早降。」飛飛已冉冉而去了。次日早膳後，花上林叫了老管家，到小寓中拿過行李畫圖，燕如鸞展開行李看時，吃驚道：「此畫乃是海都督當初要我描了送與池天官的，共有十幅美人圖，賢婿為何得此一幅。」花上林道：「因小婿好畫，在池公子處購求來的。」

隨即拿到後園樓上臥牀中掛了。

此後，燕如鸞將真容一幅，叫花上林學描。花上林竟鬆鬆脫脫，不多時已描成了。燕如鸞看時，不覺拍手稱贊道：「賢婿筆意靈奇，便是我老手也不能到此。適間一幅呆真容，賢婿竟描活了。我老拙眼已昏花，小兒又與此道全不相入，可喜賢婿有此奇技，不日公卿滿門矣。」此後，燕如鸞擇一吉日，替花上林與喃喃成了花燭，夫妻恩愛歡娛，不在話下。

一日，有一個老天官來拜，要畫一幅朝罷歸來圖。燕如鸞就叫花上林描寫，花上林將天官的容貌顏色，仔細看了又看，輕輕巧巧描在紙上。不一日之工，竟已描成。但覺祥雲瑞日，潦繞虛空，鳳閣龍樓，巍峨聳峙。內中老天官捧笏下階，恍如含怕欲笑，滿袖天香的光景。真個也靈活不過了。老天官有了畫圖，見把自己生平的性情舉止，都描出了，不覺大悅。隨送過四種厚儀，酬金百兩。從此花上林名振京都，滿朝文武官員，求寫真的日不暇給。正是：

昔年門戶皆簞草，今日官員如草簞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山鳴遠同太守帶了人役，親到池苑花家中，把美人圖都搜取了，太守見搜出真贓，不覺大怒，隨即下樓，出門上轎。太守即出火牌，嚴拿盜犯池苑花，竟無蹤影。太守一面拿人，一面打點題本。山鳴遠一面寫書進京，一面擇日上任，勉不得帶家眷同行。月珠也恐怕丈夫路上娶妾，自然要一同往任，將垂楊也帶了同去。假池公子利青錢，也來與月珠送行，月珠對青錢道：「我要上任，不得不與你分離。聞知我惡夫誣你盜畫，與太守計議，說你是欽賊犯人之子，還要題本追贓，現今太守緝獲。你出去若在家中，必遭毒害。我家父現為北平京營都督，我乘夜寫書一封與你，權且假冒我惡夫之名，說與你是通家盟友，要求重用之說，你可悄悄進京去投家父，在麾下做得一個小將軍，就可以不妨了。」說完，二人著衣起牀，洗了手，就磨起墨來，寫假書道：

岳父位居百將之先，才為萬夫之特。龍蛇一動，鳳鶴潛消，不特將登壇而侯也。小婿近蒙君父之恩，授知化縣，上任在邇。有敝盟友池苑花者，乃雕龍繡虎之才，實騰蛟起鳳之器。岳父若處之囊中，彼將脫穎而出矣。萬祈照亮。令愛無恙，並達。

小婿山鳴遠百拜上

岳父海將軍大人麾下

月珠寫完了書，封好了，打點了衣服行李，又付利青錢二百兩銀子，含淚而別。叫丫鬟悄悄從花園門中送出。當夜青錢走回家來敲門，利婆子起來開門，只見兒子駝了一肩新行李，進內坐下。將前事備說一遍，計較進京之事。利婆道：「你在家中混過青春，有何結果。既有這樣好門路，上京去有何不好。

我只要有日用盤纏，便可度日。」利青錢不忍別母，只因要圖出身，光耀門閭，將銀子取出百兩，付與利婆。利婆又問道：

「垂楊妹子近日如何？」青錢道：「丫鬟看待，也沒甚難為，大約要帶到任上去。」利婆嗚嗚咽咽的，哭了一場。

次日利青錢別了利婆起程，望京而行。不止一日，已到京師，尋到海都督的寨府門前。但見千軍萬馬，刀出鞘，弓出弦，搖旗吶喊，炮聲不絕。利青錢想道：「如此光景，這封書如何投進。」一面想，一面走到外書房去看看。見各宦與鄉宦的往來書札，俱在簡房疊齊繳進，隨即稱了三錢酒儀，送與東房，說此一封家書，乃是海都爺女婿、山尚書府中帶來的，乞求老先生一送。書房見是兵部山府中的家書，又得了三錢銀子，自然繳進。次日海都督有掛牌，叫帶書鄉親，即刻赴內府相見。

假池苑花利青錢，見了掛牌，即隨守門將官引進，直入內裡相見。作揖用茶，海將軍問及女婿向來行徑，青錢答對如流。說「正月十三令婿慶賀老尚書的生辰，請各道御史，十五請本府太守，十六七酬謝慶賀的各鄉官，如今同令愛起程，往胡廣光化縣上任去了。」海都督問道：「這封書不像小婿之筆，卻像小女之筆，此是何故？」利青錢道：「晚生只管帶書，寫書不曉。」海都督又問道：「昔年吏部天官池篁，與我至交，不知他家還有何人？兄可是他一族麼？」假池公子見問到此處，不覺歡喜，回言道：「天官正是先父，容小姪叩拜。」竟跪將下去。海都督忙忙扶起，見假池公子，相貌亦好，談吐生風，又是故人之子，十分歡喜。

竟留在府中，作一內記。一月之後，外府右營缺一參將，海都督欲將假池苑花利青錢補缺，因此人乃是女婿所薦，女婿乃尚書之子，況且權在兵部，畢竟要求山尚書作主。一日去叩謁山尚書，山尚書以親翁之禮，留入內堂相見。通問寒溫過了，海都督開口道：「貴鄉有一池苑花，一月之先，令郎有書薦與小親，囑托重用。今外府右營缺一參將，小親意欲敘些功勞，題一用人之本，將池苑花補授此缺，老親翁以為何如？」山尚書聽了，吃驚道：「池苑花原來逃在親翁府中？」海都督吃驚問道：「是令郎薦來的，何為逃也？」山尚書道：「此人乃是廢吏部池篁之子，他欽賊未滿，漏網潛身，小兒日前有書到來，說正是十三日，池苑花潛身入府，盜去府中古畫十餘幅，又是欽賊犯人之子，要我小親提本嚴拿。日前太守也有本來，聖旨已批，密訪嚴拿賊犯池苑花重擬。此等旨意，親翁諒也該知，何故親翁反要題授參將？」海都督道：「小親信令郎之薦書，因推老親翁之體面，故有此議。欽犯之事，小親其實不知。」山尚書道：「連小兒的薦書，也是奸人假冒，乞親翁將原書仔細端詳，便知真假。」海都督低頭一想，想起前書原係女兒筆跡，事有可疑。山尚書道：「親翁可想著了麼？」

海都督道：「假冒或者有之，如今不必深究。單問老親翁聖旨如何意思？」山尚書道：「此是要密訪嚴拿取斬的，親翁可速速將此人嚴囚，具文解來，以便詳復聖上便了。」海都督大驚，隨即告別歸營，置酒與假池苑花利青錢相飲，說道：「今日為兄特到兵部相議，題授仁兄為參將之職。可幸部中已允，少刻即當詣兵部參謁。」利青錢竟洋洋得意。海都督勸得他醉醺醺，到午後之時，傳出令箭，叫各官兵戎伺候。不料被細人竊知，通風與利青錢。利青錢驚得魂飛魄散，拚了性命，潛逃而出。雖有幾人看見，道他在此月餘，常自府門出入，故此不防備，也竟一溜兒去了。逃出即復本姓本名，仍做生意，供養母親，不在話下。只見內傳三鼓，炮聲三響，轅門吶喊如雷，海都督坐出堂來，要拏拿池苑花。四處抓尋，人都不見了。疑心必有通風，只因軍內人多，不便人人嚴究，又不敢揚聲出來，又難好回復山公，只得將解來該殺的盜犯，擇一面貌清秀的，解到山府。盜犯也不知甚故，山公也道是真的池苑花，立刻傳達聖上。聖上立刻傳旨，已將替身取決於朝門外矣。正是：

為人須盡三分孝，狹路逢凶有救星。

且說花上林，入贅在燕如鸞家中。日日有文武官員，描真寫畫。一日，聽見官員帶來的人，講道昨晚有個池苑花乃欽賊犯人，又盜了山尚書的畫，被山尚書上了本，殺在朝門之外。

花上林聽知，吃一大驚，想道：「池苑花乃是我，我今已改名在此，何處又有一個池苑花，也是欽賊犯人，盜畫取斬？好奇怪之事。」心中疑惑了一番，丟過了。只見外面傳進一個紅單來，報導：「有一個內使公公來拜。」花上林看時，只見字大如鍾，上寫道：

侍生上官高拜

花上林忙忙出來迎進，作揖讓坐。上官高道：「不及坐了，咱家萬歲爺，如今遊幸在宣府鎮上，忽有密旨傳來，內中有事相煩，即刻要勞花先生到咱那邊去講話。」花上林聽說，是聖上有旨，也不敢遲留，即進內與寫真的官員說了，也都別散。

花上林出門，與上官高一同，上馬而行。但不知此番聖旨內中何有話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